

历史心理学

胡波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D45/28

95
K0-05
2
2

胡
波
著

历史心理学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C201203

粤新登字09号

责任编辑：陈 辉

历史心理学
胡波 著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乳源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4印张 350 千字

1993年8月第1版 199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1—3000册

ISBN 7—5361—1113—4/B·37

定价：12.00元

55115

序

陈胜莽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研究是历史学家对往事的一种精神体验活动。通过对大量历史资料的搜集、理解和分析，借助于各种研究工具和手段，历史学家潜心于对人类往事的考察、描述和评判。人们渴望认识了解历史，而这种认识了解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历史学家一方面孜孜不倦地发掘、捕捉各种历史资料，沉缅于旧事的陈迹之中，神游昔日之世界，品味历史之韵味，有时连自身也不免沾染上一些迂腐之气；另一方面，历史学家与时俱进，走在现实生活的行列中，他们凭借对往事的了解，对社会发展动向有比较敏锐的洞察力和前瞻力，并以此不断变更自己审视历史的角度与方法，使历史这棵学苑中的古老大树能够不断神奇地结出新的果实。正是学人对新资料、新领域、新方法、新观念的无休止的追求，推进历史学不断向前发展。许多人说，80年代以来是中国历史学大变革、大发展的年代。我认为，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的最大特点，就是人们对历史研究的新方法、新领域和新观念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探索热情，一批虎虎有生气的中青年学者组成了一支勇毅扎实的探索队伍，探寻着历史学发展的各种可能的新途径。我们暂可不必为这些探索的学术价值过早地下结论，但探索是发展进步之源，是应该鼓励的。青年学者胡波同志新著《历史心理学》一书，便是我们近期所见到的又一有创见的学术探索之举。

学人们已经普遍意识到，近期史学发展的一个明显趋势，就是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诸多知识、理论和方法正全面渗透到历史学领域中来。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学、人口学、心理学、人类学、民俗学的光影已投射到历史学家的案台上，影响着他们的思维与写作。许多所谓新领域，新方法和新思维，往往就是在历史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点上形成的。这是一种正常的、甚至是可喜的现象。其理由有二：其一，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组合，早已有之，历史学引进其它学科的理论、方法，无疑有益于历史学自身的建设和发展。而且，当历史学领域被其他学科“侵入”的同时，历史学也正在被其他学科的研究者所广泛接纳，成为其他学科的借鉴，以时间纵向发展系列模式的历史学思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影响着其他学科的发展；其二，历史学家所研究考察的是包罗万象的社会发展史，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此，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历史学家对社会各个方面的理解、把握与剖析，而要做到这一点，历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开拓自己的知识视野，重塑自己的知识结构，用其他相关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宝库，若不努力地做到这一点，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和发展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界应当欢迎《历史心理学》一书的出版，因为它符合历史学发展与建设的总体趋势。

“心理与历史”既是一个老问题，又是一个新课题。说它“老”，因为它是千百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热衷于讨论的问题；说它“新”，是因为在我国史学界长期回避这一问题，对此缺乏正面、系统的阐述。胡波同志试图在历史学园地中开垦出一块新苗圃，在历史学科中引伸出一个新的分支门类。在他的笔下，历史心理学不是历史学与心理学的简单嫁接，而是揉合二者之长，为历史学研究者启开一扇新的思维门窗。胡波同志在本书的研究中不仅正面论述了“心理与历史”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各自结构，性质

和特征，而且对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原则和方法，以及认识源泉等问题均做了系统的理论分析和阐释。他还明确地指出了社会心理有动态和静态两个不同层次和各自的功能特点，同时，还第一次将历史研究者这一历史认知主体的认知心理因素，纳入历史心理学体系之中，使历史本体论和历史认识论在这一体系中得到了统一和系统的研究。注重对历史认知主体的主观、心理、情思等因素的历史心理分析，也许不是作者首倡，但把它作为历史心理学对象来加以系统深入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则是该书一大特色。因此，《历史心理学》是富有理论思辨色彩和学科建设意义的。

在历史学研究的视野中，社会发展与变迁始终是第一重要的课题。对此，胡波同志还提出了进一步的看法。他认为，历史学不仅要注意社会层面的发展与变迁，而且要注意人本身，特别是人的内心世界与变迁。这是颇有深度之见。因为离开了对人的心理和精神状态的分析，要去认识和评判人们的社会行为，显然是会有缺陷的。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我认为，历史心理学应该是一把打开双向门窗的钥匙，即通过人们的行为去理解人们的心理；同样，也通过人们的心理活动去认识人们的社会行为。对社会现象的分析和对心理活动的分析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因此，为了更真切地了解社会、了解历史、了解人，历史学家不应该忽视对个人心理和社会心理的历史考察。我们不仅需要“历史心理学”这样的学科，而且渴望能在这方面不断涌现更多的学者、更多的成果。如同任何有生命力的事物一样，历史学确实需要在更新中求得新的发展。胡波同志是我熟悉的青年历史学者之一，他他有志于学，善于思考，勤于动笔，勇于探索，在学术研究中已取得了一定成绩。这部《历史心理学》的出版，为推动历史研究朝深度和广度方向发展，开拓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更是令人欣喜，值得欢迎和赞扬。是为序。

一九九三年五月于中山大学历史系

序

李 联 海

历史与心理，是一个激动人心而又引人入胜的问题。

通常，一接触自然，人们就会有一种亲切感，觉得它贴贴切切，实实在在，清新明快，生动活泼、意趣盎然，但一提到历史，马上就有一种距离感袭上心头，感到它遥远、深沉、古朴、陈旧，觉得它空泛漂浮，杂乱无章，深不可测。且不说远古的文明早已被岁月的风沙渐渐湮没已无从查考，也不用说过去的英雄豪杰的英姿笑貌已无法感知，更不用说在历史演进过程中，命运捉弄，机会错过和偶然事变，常常使英雄嗟叹，豪杰们顿足，小丑们喝采的场面令人困惑迷茫，就是刚刚经历过的事情，我们也无法原原本本地表述出来……。总之，社会太复杂，历史太遥远太神秘了。尽管如此，人们还是顽强地去追忆、去怀旧、去探索。千百年来，人们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历史的追忆和思考，也从来没有放弃对历史的阐释和重建，然而，很少有不不变的历史定论，很少有全体一致的看法，也很少有令人满意的历史著述。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论争没有过间歇的时候，前后易辙、自相矛盾、翻来覆去的翻案文章代代难免。在人们的印象中，历史领域里从来就没有中止过争论、辩驳、批判和反省，似乎历史当中充塞着太多的矛盾、太多的对立因素、太多的疑问、太多的神秘色彩。

也许，自然的演进太客观具体、太缓慢太感性了，人们容易把握和确证，而人类社会的历史，却因为渗透了大量的人的主观的和非理性因素，所以它变得高远、深邃、浓郁、阴沉、空旷和

神秘。同时，社会的历史是属于人类的，它拥有无数个不同的个体和群体，而无数个不同的个体和群体又是依据各自不同的需求、不同的愿望、不同的情感不同的意志去改变着周围的环境，满足自己生理和心理的欲望和愿望。对于已逝的人们那种具体的欲望和愿望，我们能准确地把握和客观地证明吗？显然并非轻而易举，因为人本身就是一个千古之谜！

人是一个谜，就因为它有自己的历史：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就因为它与无数个难以捉摸的人心相连。“人心不同，各如其面”，“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自古以来，人们就发出了“人心难测”的感叹。尽管人心难测，但人们一直在努力地揣测，因为，“心理”是一个撩人心胸，惹人眼目，说起来很熟悉，听起来也不陌生的字眼，尤其当它与历史连在一起时，就更增添了不少想象的成分和神秘的色彩。如大多数人相信个人的悲喜剧是命中注定，群体、社会、民族的悲喜剧则是某个伟人的性格心理所致，相信个人能左右历史的进程。心理历史发展变化有着某种内在联系，这似乎是人们普遍的信念。

但曾几何时，人们惧怕把心理与历史相提并论，一涉及到心理与历史这个问题，便谈虎色变，尽管心中仍坚持认为心理与历史具有某种内在的联系，但在口头上和研究过程中却有意回避或持否定拒绝的态度。心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无形地成了不可逾越的禁区，那种过激地批判和彻底地否定心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言行竟成了史学研究中的时尚。诚然，不切实际地夸大心理因素在历史发展变革中的绝对作用是违反历史研究原则和违背历史事实的，但拒绝承认或彻底否定历史因素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也终究不是解决问题，认识历史的有效办法。因而也决不是科学的历史观。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从来就没有忽视人的心性、情感、欲望等心理因素在历史上的作用。如马克思在谈到偶然性时说：“发展的加速和延缓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

性’的，其中也包括一开始就站在运动最前面的那些人物的性格这样一种‘偶然情况’”。恩格斯也反复强调：“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末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历史观中已经充分地肯定了人的心理因素的历史作用和影响。那么，如何摆正心理在历史发展变革中的地位？如何确认心理与历史之间的关系，以及怎样说明心理与历史的关系问题，就成了当务之急。

因为本世纪以来，西方史学界有不少学派把自己研究的视角转移到个体心理和群体心理这一层面。如弗洛伊德、埃里克森等精神分析学派，注重历史人物的个体精神分析，把历史人物的活动和个性特征归之于早期的经历经验，历史因而也被看作是个体的历史，带有浓厚的个人决定论色彩。再如法国年鉴学派，他们虽然摆脱了精神分析心理学派历史理论的影响，但他们的历史理论和心理历史研究之实践仍然缺乏系统性和科学性。就是在我国史学界，迄今也没有人专门从理论和方法上对历史心理研究作系统性的探讨和指导性的说明。

值得庆幸的是，胡波同志在他的新著《历史心理学》一书里对此问题作了大胆的探索。几年前，就听他说正在研究“心理与历史”问题，如今竟有了这部30余万字的书稿。我带着惊喜的心情读完了他的这部书稿之后，深深地为他那探索的勇气和理论研究的热情所感动。掩卷之余，仍然被书中讨论的问题所牵引，书中许多有关“心理与历史”问题的论述，颇有新意，颇能表达同好者的心声。

首先，他对“历史”和“历史学”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进行了新的阐释和界定。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应包括两层意思，即人性史和劳动与交往史。历史研究或历史学也应分两步来进行，即既要研究人类生产劳动和社会交往活动史，又要研究人和人性发展史。指出历史学是人学，是了解人、研究人的学问，只不过它是从过去中接近和了解人。认为劳动史或社会交往活动史是历史研究了解人的手段或途径，而人性研究才是历史研究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的。显而易见，这种见解突出了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把历史主体性问题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对历史研究无疑具有一定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其次，作者创造性地把历史学与心理学揉合起来，建立一门有别于西方心理历史学、心态史学和历史心理学的新历史心理学。在西方，无论是心理历史学，心态史学，还是历史心理学，给我们的总印象是：要么在方法上过于单一、生硬，仅仅是借用一些心理学的名词术语来解释历史中的心理现象，要么将心理学的一些具体研究方法和理论规则不加任何变更而直接地套用于心理历史研究；要么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既没有明确具体的目标，又没有适当的范围规定，对象模糊，目的难明，使人们摸不着头脑。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必须有特定的对象和相应的研究方法，否则难以作深入研究，难以进行学科建设。历史心理学怎样才能保持学科的独立性和科学性，作者在该书中圆满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它明确地将历史心理学研究对象限定在动态的社会心理、静态的文化心理和认知心理三个方面，对过去人们笼统地说明过去时代的社会心理与历史发展变革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更进一步的区分，并颇有见地地指出了动态社会心理、静态文化心理的功能作用和历史影响。同时，还对人们的历史认知和研究者们的认知心理进行全方位的研究。这样的结果，无疑能使人不仅能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认识自己，而且还能使人们在研读“历史”

时，体味“历史”的局限性。

再其次，该书不仅对这门学科的研究原则、原则方法作了具体规定和详细说明，而且还指出了历史心理研究的资料来源。心理问题本来就是一本难念的经，过去时代的心理状态及其结构、特征等就更难条分缕析。方法可能应有尽有，心理研究资料就不一定一应俱全和暴露无余。掌握了适当的研究方法，若不能发掘、鉴别和使用资料，心理历史就很难深入下去。基于此，作者对历史心理研究原则的具体规定，对每一历史心理研究方法的详细说明，以及对历史心理研究赖以存在的资料所作的精当的分析评介，都无不洋溢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热情和透露出科学的精神气息。研究历史心理问题，弄不好，就会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的反面——唯心主义，以往的历史心理研究，只注重理论推导和哲理思辨，过分强调心理的独立性和对历史的支配作用，这种不是从史料、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概念到概念的历史研究方法，最终只能是歪曲历史和脱离历史实际的玄想。值得庆幸的是，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为指导的历史心理研究为我们指明了一条康庄之路，循者可免误入歧途，少走弯路。

我相信，读者们会有与我一样的感觉。诚然，这本探讨心理与历史问题的书，也有许多不足的地方。如讲到个体心理、群体心理与历史的关系时，作者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影响，仍然不能大胆地直陈自己的观点，文字语言之中，不难看出还有许多保留的成分。在提出了史学的两个层次之后，作者也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不知是研究发掘不够，还是有意点到为止。在介绍历史心理学历史发展史时，却对中国历史心理研究这一方面情况的评介仍欠阙如，不知是资料不足还是出于其他方面的考虑。我相信中国历史心理研究早已开始，如早期的林传鼎和张耀翔二位先生，就曾运用心理学的理论方法研究过历史人物的心理，并有许多著述存世，这是远的。就是近的，这几年也有不少人受当代心

理学的影响，开始把心理学嫁接到历史学这一边来。有的已有了一定的成绩。另外，尽管该书总体来说文笔流畅，但是偏重说理，语言显得抽象，严肃有余。也许这是一本理论性很强的专著的缘故吧。

尽管本书还有某些不成熟的观点，作者却事先提了出来，尽管书中有些地方研究不够，论理不够深刻，作者却大胆地表述出来，尽管书中的某些部分还需进一步充实和调整，作者却没有完全意识到，但我想，它们都不会影响这本专著的地位和作用。

以上仅仅是我个人读了《历史心理学》这部书稿后的感觉和体会，不能说是定论。不过，我相信，作为我国历史心理学的开端之作，哪怕它在理论上和资料上还准备不足，甚至某些观点和方法还有许多值得商榷的余地，但它在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应该是不可低估的。

1991年6月9日于广州

目 录

第一章	无法回避的思考：历史是什么？	(1)
一节	理性的误区：历史研究之研究	(1)
二节	另一种阐释：历史与历史研究	(12)
三节	潜在的前提：历史与心理	(21)
第二章	独树一帜：历史心理学之界说	(32)
一节	他山之石：心理学与历史学之结合	(33)
二节	自成一体：历史心理学之研究对象	(44)
三节	区别与联系：历史心理学与诸学科之联系	(65)
第三章	理解的力量：研究方法和认识源泉	(76)
一节	理解的准绳：研究原则	(76)
二节	理解的工具：研究方法	(81)
三节	理解的生命：认识源泉	(98)
第四章	探索者的足迹：历史心理学发展概览	(116)
一节	未成曲调先有情：历史心理学之缘起	(116)
二节	犹抱琵琶半遮面：弗洛伊德与心理历史研究	(122)
三节	一枝红杏出墙来：埃里克森和费弗尔的新命题	(131)
第五章	春江水暖鸭先知：动态心理研究	(143)
一节	社会晴雨表：动态心理——社会心理	(144)
二节	心有千千结：社会心理与社会存在	(146)
三节	看不见的手：动态社会心理内在机制	(178)

第六章	道是无情却有情：动态社会心理与历史	(194)
一节	百川归一：个体心理与历史	(194)
二节	万众一心：群体心理与历史	(214)
三节	倾斜心态：阶级心理与历史	(232)
第七章	静水流深：静态社会心理研究	(244)
一节	历史的投影：文化心理	(244)
二节	无形的网络：文化心理构成要素	(255)
三节	沉默的巨人：文化心理功能	(274)
第八章	于无声处听惊雷：静态心理与历史	(287)
一节	历史的反差：民族文化心理与历史	(288)
二节	超然的力量：宗教心理与历史	(316)
三节	交往的前提：人类心理共性与历史	(327)
第九章	走近历史：认知心理研究	(336)
一节	知与行：历史认知与历史创造	(337)
二节	情与理：认知心理与历史制作	(344)
三节	动与静：认知心理结构与内在机制	(359)
第十章	人心中的历史：认知心理与历史制作	(379)
一节	历史的个性化：个人认知心理与历史制作	(380)
二节	历史的合理化：群体认知心理与历史制作	(404)
三节	历史的科学化：认知心理与历史研究的 客观性	(423)
后记		(429)

人之所以有一个历史，就是因为他们有
一种本性。

——卡西尔：《人论》

第一章 无法回避的思考： 历史是什么？

一节 理性的误区：历史研究之研究

有了人便有了历史，同样，有了历史便相应地有了历史研究和历史学。在所有的学科中，恐怕历史学是最古老的一门学问了。尽管历史学究竟能不能称得上一门地道的科学，能不能真正象自然科学那样发现和认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迄今仍争论不休，但是，对历史的解释和种种侧面的研究却一直没有中止过。事实上，人们试图在历史的故纸堆中“探幽发微”，阐明“微言大义”、“鉴古观今”，发“思古之幽情”的心理，虽被时光不断洗刷，却是历久常新，不可停息。千百年来，运用不同的方法和手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试图对历史的偶然事件作出解释，以及不遗余力地探索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的人，开创了今天历史研究的格局。在这一格局之中，至今仍异彩纷呈，新的探索并不乏见。“历史无终结”，这一说法显然反映了人的思想不会停止。

对过去历史学的认识，就是19世纪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导师，虽然作过深刻的、全面的科学分析和客观的评价，严肃地批判了唯心史观的荒谬和及时地纠正了机械唯物史观的错误，但在当时唯心主义泛滥的欧美史学、哲学等社会科学领域里，他们的观点相反地被持唯心史观的人看作谬误来加以否定和排斥，而正是马克思所要加以辩证唯物地进行历史分析的人的心理、精神、主观意识的东西却在唯心史观者的历史理论和历史研究中片面地发挥和毫无限制地夸大了。因此，后来的列宁不得不再次郑重地向人们指出，以往的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理论有两个主要缺点：

“第一，以往一切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考察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发现社会关系的根源；第二，过去的历史理论恰恰没有说明人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历史的精确性去考察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①随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社会发展的进程不断加快、以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加之马克思对历史所作的科学论断得到逐一的确证，唯物史观得以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即使那些曾经极力夸大人的心理主观方面对于历史的决定作用的人，也不得不在事实面前重新认识马克思，重新反思过去的和他们正在进行的历史研究。

然而，也许是“矫往必须过正”的缘故吧，人们在运用唯物史观观察分析研究历史的过程中，却又往往置俯拾即是，比比皆是的人的心理和主观意识状态对历史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影响的客观事实于不顾，把人连同人的主观愿望、心理欲求、精神面貌等意识的东西统统地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这方面，恩格斯早就有所察觉，在1893年7月14日他给弗·梅林的一封信中就不无遗憾地提到这个问题：“……被忽略的还有一点，这一点在马克思和

^①《卡尔·马克思》，《列宁全集》第21卷，第32页。

我的著作中通常也强调得不够，在这方面我们俩人都有同样的过错。这就是说，我们最初是把注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而当时是应当这样做的。但是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为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即这些观念是由什么样的方式和方法产生的。这就给了敌人以称心的理由来进行曲解和歪曲……”^①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并没有否定人的主观意识和心理精神方面对历史发展所起的特殊作用，相反地，他们充分地肯定了个人和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历史作用。只是一些人不恰当地或错误地理解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史观，片面地夸大了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等在历史发展和社会变革中的绝对的、唯一的作用，以致脱离了历史实际，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所以后来的普列汉诺夫不止一次地指出：“唯物主义如果不想永远象过去那样片面下去，如果不想由于不断地返回到唯心主义的见解而背叛自己固有的原则，如果不想因此承认唯心主义在一定范围内更强有力，就必须给人的生活的一切方面一个唯物主义的说明。人的生活的主观方面正是心理方面，‘人的精神’，人的感情和观念。”^②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历史研究中，人的心理、观念、精神等主观因素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史学工作者的高度注意。即使有人对社会心理在历史发展和变革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有所领悟，也因害怕被视为唯心主义者的嫌疑而不得不退避三舍。相当长的时间内，人们对史学研究中的“心理作用”谈虎色变，避而不谈。历史的有机结构被简单

①恩格斯：《致弗·梅林》，1893年7月14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

②《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卷2第186页三联书店